

# 老有所不为

周云龙

多年不见的老同学，碰面时不问寒不问暖，只是当头三“问”：你现在还看书？晚上看书，眼睛还吃力？手机看多了，眼睛胀不胀？不等我答复，他继续感叹：过去，我眼睛多好！多小的字都能看清，看多久都不累，现在……

我们开始轮番“诅咒”衰老。过去，看书就是看书，而今，难得看书，眼镜一会儿戴，一会儿半戴，一会儿摘，要根据光线不断调整眼睛与书本的距离，像新手摄影师一样反复对焦。好容易折腾到看清楚大字小字，往往往后看了忘记前页，前页复看之后又忘掉后页……罗列一堆阅读障碍之后，同学得到极大宽慰又像获取全新发现：哦，你也这样啊。

我的一位同事，常在手机上看电子书。不过，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眼睛不给力，不得不换眼镜，调度数，变焦点。一天，见他不停折腾坐姿，长吁短叹，我忍不住泼他一头凉水：这是“上帝的设计”，看不清楚，看不舒服，就是老天叫你别再看了。你非要对着干，违背自然规律，它能让你好受吗？

古人说过：少年读书，如隙中窥月；中年读书，如庭中望月；老年读书，如台上玩月。撇开引申义、象征义，言归基本义：“窥”是少年的事，“望”是中年的事，临近退休，到了“玩”的时段，你要持之以恒、埋头苦“看”什么？某种意义上，那是“硬看”或“蛮看”。

中老年读书，不图“黄金屋”不谋“美如玉”，但也是想获得心灵的宁静慰藉，思想的丰富充实，可是一些人“苦看”“硬看”，最后却看出一肚子不合时宜、不可思议，这算不算南辕北辙？我看，有点自找苦吃。

不只是读书人有问题。老母亲，90后，农民。一人居住在老家100多平米的阳光房里，家前屋后有点田。虽然没有养老金，只有每月80元的高龄补贴，但子女随时可以贴补零用，她也早已吃喝不愁。我们都急切盼望她早一点解“枷”归田，衣“紧”还乡，而老母亲身在福中不淡定，看着宅基地周边几块地，常常着急上火。人家种菜了，她要下地；人家施肥、治虫了，她蠢蠢欲动；人家收割了，她又踩着节奏……等她心满意足忙完一季，开始喊疼喊累，不是腰酸背痛，就是头昏脑涨，心跳加快，还常常表示很不服气：哎哟，这些活计，哪样我都不曾落在人后过，不晓得现在怎么了，吃得也不少，力气没得了，什么都干不动了。我好气又好笑，故意扯开嗓门，问她：你，多大了？你以为你才四十九？

如果九十岁还样样能干，年轻人干什么？世界不新陈代谢了？

从职场视角看，这是一个硬核问题：个人的坚守或留守与团队的成长和成才，怎么和谐统一？用人制度的设计，如何最大程度调动所有成员的积极性，畅通上升管道，赋予成就感？

“老有所为”，一直是被社会肯定、赞许的正向选择。其实，“为”什么，是更重要的选择。我那老母亲的“恋田”，在特定的乡村文化里，情有可原。而职场之上，一个人的一腔孤勇，却可能是另一群人的等待观望，甚至手足无措。

力不从心，那就从力吧；力能同心，也要以小我之心度众人之腹，至少以不影响甚至阻碍他人生存发展为前提。老有所为，也应有所不为。老百姓并不缺少自我认知的智慧，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：一岁年龄一岁人，一岁年龄一岁心，一岁年龄一岁事——说不算，信不算，做到才是真正的智者。

因为对我这个人了解不深（谁叫我干一份幕后工作呢？），朋友们很难想象我会不用手机，但这却是一个事实，“傻乎乎”的事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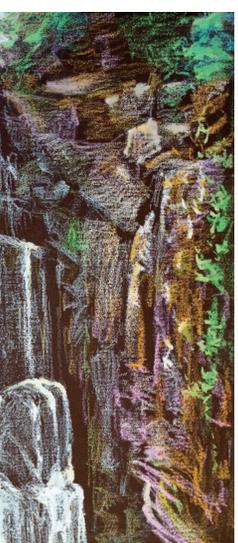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我至今不会用手机，更不用谈什么上网了，自然也不懂、也无兴趣去刷什么二维码之类。我崇尚简单生活，简单的普普通通的快乐。不用手机是否就活不下去了？人要找我，打我家里电话就得，最可靠。再找不到，上译厂在我，我这个“和尚”就逃不了。也许没手机生活中会造成一些不方便，但这有什么了不得呢。我的生活方式一如从前，面对铺天盖地的手机潮，我常冷眼旁观。甚至认为从某种角度看，手机这玩意儿，反束缚了我们好端端的手脚，时时刻刻牵着我们的鼻子走，使我们变得好不自由。

这就说到这里。我这位杨老师（她们研究所的统称），是我的原配“小秘”，兼服装总监，兼养生助理，兼我的四级厨师。大概从去年起吧，她也迷上了手机，而且积极性日益高涨。在赞赏她对生活热情的同时，我心里也不免暗暗叫苦。这位仁兄，看起手机来可以忘乎所以，好像整个人都会掉进去。除了整块时间外，最吓人的是只要一有空，就会

习惯性地拿起手机，立马加入低头一族的行列。开始那阵还蛮新鲜的，那惊心动魄的信息——从网上传来的消息——还挺唬人，她会大声朗诵。后来我听多了也就归于麻木。原来信息发布者系列有用心，财迷心窍，动机只在于扩大受众量，如同有些广告那样，多半是夸张的，有的则完全是胡编乱造，就是一份假冒伪劣商品。无疑，不听也罢。

想来也怪，在手机上我太太看了这么多医生的忠告和建议，结果我的身体完全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和思路行事，一天天在转好，而她这位手机爱好者却令人担忧，动不动就垂下头打瞌睡。除此之外，记性还大幅下降，她自己自嘲：老年痴呆症发作。比方：几乎每天都起码要寻找一次失踪的眼镜。有一回动员我帮她满屋子翻找，最后我长叹一口气宣告失败，瘫倒在沙发上，而她却一声惊呼：“有了，在我手上！”（此情节绝非虚构）最糟糕的是，最近做家务开始怠惰，厨艺也大为退步。我本已老来瘦，食欲一向不佳，现在更是趋于脱形，因为她不再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在买汰烧上下功夫。如同我们搞配音，现在都在搞“快餐”，没有足够的时间理解和分析剧本，自然难免粗糙。你说这手机害人不害人！

还有让我们时刻操心的，那可爱又可恨的小外孙。他也成了小手机迷。一踏入小学，手机、电脑类物品成了他的酷爱，可以说极大地扰乱了他单纯的生活。我注意到他凡外出吃饭，一逮住机会，就会抢过妈妈的手机，一阵狂看。看什么呢？天晓得。他家里那个叫什么的电脑，也是一个空就捧在手机里，极专注地观赏动画片、电视剧。这样的情景怎不令我担忧！我们为了他能享受年少时的无忧无虑，



飞流直下 油画棒画 杨继仁

## 我不用手机你可信？

童自荣

写作时，我喜欢在电脑旁放一瓶花。最好是盛放的鲜花，玫瑰百合向日葵皆可，品种不讲究，只要是伸展的，热烈的，艳丽的，铆足了劲儿开放的，好像是篮球比赛的啦啦队，拼命地喝彩使劲地加油才能激发的灵感似的。

把图片分享到朋友圈，招来“哇”声一片，各路人马纷纷声讨：“这世上会码字的人多了去了，谁像你这样穷讲究？”“没有花就写不出来吗？非它不可吗？”……意思是，凡是必需之外的要求，那就叫“矫情”。

我承认我矫情。然而，无伤大雅的矫情是刺激人类努力和进步的兴奋剂。纵观古今中外，哪个名人没点矫情呢？英国政治家兼小说家狄斯雷利，写作时一定要穿上晚礼服，够矫情吧？美国剧作家柯汉喜欢一边疾驰一边写，为此不惜花重金在列车上包一间卧房。还别说，这矫情真出成果，一晚上扯得太远了，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处处有矫情。

一位全职妈妈，每天起床后必去咖啡馆呆上两小时，攥一杯卡布基诺，一边谈阿加莎的侦探小说，一边看咖啡馆里形形色色的人，暗自揣摩书里书外人物的印证。过足了瘾之后打道回府，继续柴米油盐宅家带娃的寻常日子。这矫情里边，透着女人的生活智慧。

一对“清华男”“复旦女”夫妻，男的给幼儿园大班的儿子辅导数学，从加减法珠心算漫游到天体力学，美其名曰“用

平时说话中绝不强调鸿鹄之志，一再向他灌输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理念，想来他在学校里学习的压力应该不会太大。现在冒出来一个手机，把这小鬼弄得晕头转向。小时候他那突突有神迷人的眼睛，现在光彩已大打折扣，眼睛度数也越来越让我们心疼。我每每走到他身边，便会大喝一声：“远点，再远点！当心你的眼睛！”这种时候，我不由得心里狠狠咒骂：见你的鬼去吧！

总而言之，拒用手机又如何呢？我不想图方便，凡事悠着来，不焦不躁，走自己的路，自觉活得挺潇洒、自在。读者朋友，你认为呢？



七夕会

乳色的豆浆缓缓游移、沉浮，渐渐澄澈起来，清晰可见絮状的豆腐缓缓汇聚，像洁白的蕊瓣在水中生长，朵朵绽放，待略坚挺，捞出浸入冷水。这时，把槐花略烫水控干，油、葱、红椒、精盐爆锅，添水煮沸加入槐花，盛出半碗，把冷水里柔柔颤颤的豆腐捞入碗中。槐花在汤中沉浮，似凝膏玉脂，吃起来温热适中，满口槐花的鲜香滑嫩和豆腐的原汁原味。

离开故乡许多年了，再也没吃过槐花饼和槐花豆腐，每想起母亲的辛劳慈爱和她亲手烹制的清香甜润、鲜嫩爽滑，总让我情思难抑、垂涎欲滴……又值芒种时节，望着缀满枝头的五月槐花，吸汲沁入肺腑的幽香，记忆里张扬无羁的童年，虽经岁月的磨砺却愈显清晰，从心底溢上槐花一样美的亲情和怀念。

量子物理理论构建自己的数学体系”；女的除了教古诗英语，还为儿子讲析新闻，意欲“解时事之蒙昧，探人性之幽微”。这份“矫情”，别开生面，但自有道理。

最难得是，有人矫情得精彩。认识一个驴友，小小女子，扛着大大的三脚架，亲手拍出艺术大片。漫天飞雪的小樽，她披一件大红斗篷，拎一盏复古马灯，犹如童话公主；在摩洛哥露天市场，她穿一条镶满珠翠的宝蓝色长裙，令身边花花绿绿的手工陶瓷黯然失色；撒哈拉沙漠里，她一袭宽大的白色长袍，在风沙

中狂舞翻飞；夏威夷火山边，红裙束发的她蓦然回眸，似是传说中的火山女神，几米开外，星星点点的红色岩浆蠢蠢欲动，惊心动魄……就因为这张照片，我打破自己不交网友的铁律，成了她的粉丝。

视觉盛宴背后，是看不见的繁琐。首先要研究目的地的风俗文化，挑选入情入景的服装和配饰，没有合适的，找设计师定做，或干脆自己动手设计；到了当地，为了找合适的机位，反复尝试；为了光线，从盛夏的正午守到黄昏；为了角度，一遍遍地从火山爬上爬下，被嶙峋的山石划伤也浑然不知；为了等风来，她一次次地伫立海边，凭风吹起裙角，浸入肌肤……

我曾问她，千里迢迢，本身就又累又烦，还要带那么多行李，折腾那么多时间，你不怕麻烦吗？人家淡然答：“不怕，因为喜欢。”这就是高级的矫情，把一种爱好发展到极致，可敬可佩的矫情。

有人曾说：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”求这些“无用”的东西，都是“矫情”。然而，若是生活中没了这样的“矫情”，该是多么无趣啊！

“浪斗”，坐落在长兴县和平镇长城村徐家土门自然村的东南角，初建于1903年清光绪年间，后又多次改造修缮。这是一座花岗岩单孔石拱桥，横跨村中小河，连接外港要道之处。历经100多年的历史变迁，早已不是原模原样，但构件却基本保存下来。“光绪癸卯建”五字从拱圈的位置移到水面之上；对联石虽然被横嵌入桥身，但“德泽旁流资利济，安澜普庆乐升平”的楹联却保存完整，实乃意外。浪斗桥规模不大，却是古村原有的三座古桥中唯一保留至今的。

自我有记忆起，老一辈人就常常用地道的长兴方言说着“浪斗、浪斗……”孩提时期，简单地将它当作地标，每每父母长辈提起，就知道，外婆家到了。这里顾名思义是徐氏家族的聚集地，据历史考证，可追溯到元朝。村庄留存地为明清年间建造。小时候的我每每听到要回外婆家，就特别兴奋——喜欢在村上的老房子间奔跑撒欢，喜欢那一条不规整的青板石铺就的小路，也喜欢河流在微风吹拂下泛着涟漪的娇俏模样，更喜欢白墙灰瓦间勾勒出的烟雨江南画卷。最爱的，还是它那一代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和传说。

浪斗桥原是村上徐氏祠堂的附属建筑，听母亲说，在她儿时，祠堂和大戏台都还在，虽然祠堂内部已是空空如也，但那些需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圆柱子却依然高耸着。现如今只是留下了青苔爬满的基石可供后人凭吊。浪斗桥周围水池叫“大鱼池”，对面有一块突出的长条形陆地深入池中，称为“牛舌头”，村上一直流传的说法为，“浪斗”之名取自“跃浪斗泥牛”。长大后，我发现此诗句出自《送觉上人洞山二首其一》，为宋代佛家诗人释德洪所作。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最近的墓葬发掘，明朝嘉靖年间曾经参倒奸相严嵩的内阁首辅徐阶，他的先人就是出生于这里。桥上的这副楹联出自村上当年的贡生新老爷之手。新老爷名徐焕章，是村上出了名的大才子。

去年五六月间，长兴县委、县政府提出要重修明朝阁老徐阶之墓。于是，跟随着博物馆的专家、学者再一次回到和平，来到东山脚下，查访阁老墓的遗迹，也是我第一次以工作者的身份回到外婆家。听村书记介绍，如今保留下来的较为完整的老房子已然不多，新房大多都是在原先老屋的基础上重建的。村上人家至今保留着“房门”的说法。置身村中，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触摸到以前繁华热闹的场景。

而今长大的我身处故园，只想做一次深呼吸，将历史给予的厚重往事深埋心底，只愿像儿时懵懂的孩子一般，在仅留存为数不多的老房子间，在那些还留下的断断续续交错的青板石小路上放肆地奔跑一回……

“浪斗、浪斗”的呼唤声留于我的脑海，提醒我纵使世间有万般无奈，也要勇敢豁达、一往无前。

## 阁老故里浪斗桥

史韵



浪斗桥周围水池叫“大鱼池”，对面有一块突出的长条形陆地深入池中，称为“牛舌头”，村上一直流传的说法为，“浪斗”之名取自“跃浪斗泥牛”。长大后，我发现此诗句出自《送觉上人洞山二首其一》，为宋代佛家诗人释德洪所作。根据史料记载以及最近的墓葬发掘，明朝嘉靖年间曾经参倒奸相严嵩的内阁首辅徐阶，他的先人就是出生于这里。桥上的这副楹联出自村上当年的贡生新老爷之手。新老爷名徐焕章，是村上出了名的大才子。

## 美食

我居住的城市，街道两旁多是梧桐、银杏、垂柳，偶尔也有一株槐树。每到芒种季节，槐花绽放，我路经槐树下都要仰望一会儿。这不是刻意享受清幽芬芳的花香，也不是欣赏洁白淡雅、素团锦簇的花穗，而是努力与记忆中老家的槐树轮廓叠合，小时候母亲制作槐花美食的甜润鲜香，似乎又在口中泛起……

我的老家在东北腹地的一个小村，房前屋后都是槐树，每年芒种前后，黄白色的槐花便开满枝头，一簇簇、一串串掩映在绿叶间，散发着淡淡幽香，轻风拂过，香味儿也弥漫开来，整个村子都笼罩在浓浓的花香中，村里家家都要摘槐花烹制美味，称“五月鲜”。

我小时候并不喜欢槐树，它不像杨树、柳树易于攀爬，槐枝上长满细小坚硬的刺，

一不小心，就会扎破手脚。但我每年又盼槐花早点开，摘回家来一筐。母亲放进开水中烫一下，捞出攥干，再把煎蛋剥碎，加进少许精盐、葱花、味素等与槐花团搅拌均匀，将面粉合成糊状，热锅加豆油，倒入适量调好的面糊摊匀，铺上一层槐花馅，再倒面粉抹平，然后两面煎成金黄，滋滋地冒着油泡铲出来，

焖在锅台边的我急不可待地撕下一块，吸溜着热气添进嘴里，鲜香甜润的味道简直难以叙比。稍长大，试着自己烙槐花饼，但总不得要领，不是把本应圆圆的饼烙得又扁又长、薄厚不均，就是把里面的槐花烙得“焦头烂额”。母亲说：要用小火，面糊要摊匀，动作一定要快，靠锅热熟槐花。按母亲的指点，我

烙出的饼渐渐像模像样，但味道总不如母亲的鲜香浓郁。母亲不但烙槐花饼的手艺高超，还做得美味的槐花豆腐：将豆子浸入温水，待泡粒粒鼓胀，端到石磨近前，把胖胖的豆子一匙匙倒入磨眼，格格楞楞地转动，洁白的浆沫就流出来。淌了半桶，倒入锅中旺火烧沸。凉置到五六十度，会凝出油汪汪的一层表皮，轻轻挑起，就是一张光洁柔韧的豆腐皮。旺火爆炒，柔糯浓香。母亲不会去揭豆腐皮，她说：豆皮是豆浆的精华，揭去后豆腐就会香味不足，还很糟软。

原汁豆浆热腾腾地舀出半盆，边兑温水，边十分仔细地滴卤水，边缓缓搅匀，再让它慢慢静下来，过一会儿，盆中开始出